

秋风秋雨忆文桥

◎张启祥



2024年10月28日,是秋风渐起、乍暖还寒、满地苍黄的一个普通日子,也是我爷爷张文桥、一个普通农民的百岁祭日。应该说,今年那些连续接近40℃的高温日子是彻底走远了,接下来应该是冰冷刺骨的寒冬走上前台。极热,极冷,是天气的常态,也是人间的规律,特别是当今,温暖、凉爽的中间美好状态似乎越来越短暂,这也正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蓦然回首,都已是前程往事、无可挽回,留下来的只有无尽和极端的哀思和苦痛。

我的爷爷,张文桥,终于还是没有熬过炎炎夏日,与众多老人一样,在那火热的天气里安静地走了,享年九十有三。没有太多的痛苦,没有太多的放不下,没有再说只言片语,只是在201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四)上午的九点二十分,安静地用一只眼再看了一下,用力合上双眼,重重咽下最后一口气,从此,驾鹤西游,离我而去。

我呱呱坠地后,是爷爷坚持不把我跟别人家的女孩子换掉,哪怕我已经是家里的第三个孙子;我尚在襁褓之中时,是爷爷,把我放在挑的担子里,或者放在吃酒小店的柜台上,闲暇时给我喂水,甚至用筷子蘸点黄酒,放到我的嘴里;我小学初中时,是爷爷,每一年坚持用自行车把我带到30多公里外的狼山一次,早出晚归,让我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和佛教的神圣;我初中毕业填报中专志愿时,是爷爷,一个人站在门外,不愿与我分离,用烧饭所系的裙角偷偷抹去眼里泛出的泪花;我高中住校时,是爷爷,坚持每过一段时间,用自行车载着家里的米、家里做的菜,热乎乎地送到我的手上;我大学时,是爷爷,每逢我有大的考试或者活动,坚持早晚一次在家里的菩萨面前给我烧香祈福;我工作后,是爷爷,在外人面前经常带着自豪的脸色一个劲夸我的好,哪怕我只是给他买了一个烧饼,或者一个包子,哪怕我挣钱孝敬他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岁了。

爷爷离开的时候已经九十有三,虽然未及期颐,但是米寿已过,也算是高寿了。纵然死亡是人间逃脱不掉的规律,纵然爷爷已经安享高寿,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和不甘。作为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爷爷一辈子与土地为伴,勤俭持家,没有经历什么大风大浪,但他还是通过他的人生很好地诠释了拉长和丰富人生所具备的意义。

应该说,爷爷在他人生的第一个甲子里都是与土地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奶奶去世比较早的情况下,维持起这个家,抚养了一儿一女。但是在六十岁以后,他自我挑战,选择了

卖豆腐这个苦行当。每天清晨,用自行车去镇上购买几板豆腐,回到家放到担子上,挑着担子一个村一个村走着去叫卖,赚点中间价,虽然这只是商品买卖的一个最基本的状态,但是对他、对这个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改变。后来,爷爷七十多了,又选择了给建筑公司看门的行当。再后来,建筑公司嫌他年龄大,他又跑去给卫生学校的值班室烧开水,直到学校也婉言辞退他,他才安心享受晚年时光。爷爷的这些选择和努力,一方面适时补贴了家用,另一方面,也锻炼了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他的人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人,只要选择改变,多晚也不迟,哪怕你都已步入花甲之年。

在所有人的印象里,爷爷都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面带微笑,声如洪钟,直腰直背,走路虎虎生威。正因为此,我们这些晚辈也就安心地在外边打拼,觉得年龄对我爷爷来说,就是一个数字;觉得死亡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就是在2017年4月,他开始吃得比较少,在体检后,他的基本指标都还好的时候,我们都心存一丝侥幸,“起码”“至少”“应该不会”,这些词都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但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花开有落时,人生容易老”,“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忘了世界上万物都逃脱不掉的“先生先死、先死先生”的客观规律,忘了当时中国男人人均74.2周岁、南通男人78.6周岁的客观现实,忘了爷爷身体零件无大碍但是系统整体衰落的客观原因,于是,命运安排好的死亡在这个夏天应时而至,爷爷无可回避,我们无力挽回。

当看着爷爷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世上最爱我的一个人离我而去了,自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呼吸的气息;当看着爷爷被推进焚烧炉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肉体即将离开尘世,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形;当看着爷爷的骨灰跟奶奶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又回家了,在与奶奶分别四十多年后,又开启了跟奶奶一起的新生活。

写这些回忆,我泪眼婆娑,悲痛难抑。写这些回忆,是为了纪念,更多是为了与往事诀别。从此以后,我的爷爷,你不用再为我加油鼓劲,我也不再为你担惊受怕;从此以后,我的爷爷,你不用再为我准备粮食和蔬菜,我也不再为你买点心和水果;从此以后,我的爷爷,人世间没有我心里的爷爷,你那里暂时也没有你爱的三孙子;从此以后,我的爷爷,你安心跟奶奶在一起生活,我也照顾好爸妈,撑起大家庭,培养好孩子,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们今生有缘,我们一定来世再续!我们心中有爱,我们一定能够感应!我们就此诀别,我们一定拐角再见!



街头小景

◎吕松梅

邂逅火把节

◎张春华



云南火把节,名闻遐迩。七月底,在长沙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邀我们老两口去昆明看火把节。我和老伴乘飞机从南通先行到达昆明,翌日中午,儿子带着孙女从长沙赶来,全家在下榻的酒店会合。

中饭后,儿子说石林名气很大,下午去看看。电影《阿诗玛》当年在全国爆火,听说景区里有阿诗玛的石像,我边走边看边找。忽然,前方飘来耳熟能详的乐曲,“火把节!”我们疾步赶往傍河而建的露天剧场。

舞池里火把熊熊、载歌载舞。民俗歌舞表演完毕,演出方邀请大家一起联欢,只见各种肤色、各式服饰的游人纷纷走进舞池,素不相识的男女老少手拉手围了一圈又一圈,踩着音乐的节奏旋转跳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偌大的场地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第二天,本想晚饭

后去看看昆明城里的火把节,奈何下雨了,没去成。临睡前,我在视频上看到:大雨阻挡不了人们的脚步和激情,昆明火把节现场仍然人山人海、火舞狂欢。要是身处其境,该多么带劲啊!

昆明四季如春,环境宜人,不是浪得虚名。盛夏季节,昆明还沉浸在春季里。大街上竟然看不到空调的门店和广告,一问方知昆明居民家里都不装空调。云南风情十八怪,依我之见,得加上十九怪:昆明空调没买卖。火把节也许是当地人燃放火热激情、营造火热氛围的绝佳技艺。

昆明民族村云集了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到此一游,耳目一新。我们漫步在民族村景区:在阿昌庭院听到男女对山歌,在刀杆广场欣赏赤脚攀刀梯表演,在佤族司岗里广场聆听正宗原版老歌《阿佤人民唱新歌》、在葫芦广场领略打竹竿求婚游戏、在摩梭院子观看男女走婚习俗演绎……老伴平日里不擅长跳舞,受现场气氛感染,也情不自禁地拉起

起孙女的手,手舞足蹈,乐在其中。我与儿子在一旁高声呐喊,连连喝彩。几乎每个景点表演完,都有一个请游客参与跳舞联欢的环节,与火把节氛围异曲同工。

从民族村东门进南门出,途经纳西族村,广场上几个人正在用大木头和树枝扎火把,高度好像过了三层楼房,原来这里晚上还有一场纳西族火把活动,到时肯定又是人声鼎沸、烈焰熊熊。儿子说:“要不是早已定下了归程,真想留下来再次感受热烈与温馨。”我应和道:“是啊,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一方水土滋润一方人,涵养一方文化。云南有二十六个民族,从大年初一到年底,少数民族有名称的节日就有近四十个,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火把节。作为视觉与听觉的一场盛宴,火把节是民风民俗之花的自然绽放。在一次次摇摆放歌、一场场手舞足蹈的时候,火把节让场中人展示了自由自在的天性,让局外人获得了心灵的洗礼。

贺兰风(外一首)

◎闫鹏斌



将士解甲归田
烽烟的颜色
被土地耕谈
风是带着鼓点
葡萄酒的清香弥漫
稻谷老态龙钟
高粱挺直魁梧的脊梁

谁把筵筷吹得苍凉
仗剑的侠客
欢贺的农夫
不,那些戍边的英雄
思念心中伊人
铮亮的犁铧
是月光融进

葡萄酒的灵魂
蛇龙珠,赤霞珠
都是思念的颜色

窗外

雪在闪烁
我看到天使在说话
大地变成白色
落在上面的脚印
是给人间的长诗

心绪放飞
凝视着诗的字里行间
天地广阔
我心很小

无法理解
遗落人间的密码
世界充满秘密
相信眼前文字会是答案
或许,是精彩
或许,是悲伤
更有可能是心的解读

那些目光的赞美
无数次扣动心弦的律音
我相信
是爱的一万次冲动
在窗前
留下冬的唇痕